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注

唐紀六十

起屠維作靈盡昭陽赤奮若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下

太和三年春正月元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

貝州在魏州北

二百一
十里

義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使之禹城

往之

也一作屯禹城漢祀阿縣地天寶元年改為禹城以縣西有禹息古城也屬齊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三十

里中道潰叛橫海節度使李祐討誅之 李聽史唐合

兵擊元志紹破之志紹將其衆五千奔鎮州 李載義

奏攻滄州長蘆拔之

滄州治青池縣九域志長蘆鎮屬青池

甲辰昭義

奏元志紹餘衆萬五千人詣本道降寘之洺州 二月

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

帥讀曰率

進攻德州

九域志德州東北至滄州二百三十里

武寧捉生兵馬使石

雄勇敢愛士卒王智興殘虐軍中欲逐智興而立雄智

興知之因雄立功奏請除刺史丙辰以雄為壁州刺史

宋白曰壁州本漢宕渠縣地後魏大統中於今州里置諾水縣唐武德八年立壁州以縣西一里壁山為名京

師西南一千八百二十里

史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勸

之入朝丙寅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

石雄既去武寧王智興悉殺軍中與雄善者百餘人

夏四月戊午智興奏雄搖動軍情請誅之上知雄無罪

免死長流白州

為武宗復用石雄張本武德三年析合浦縣地置傳白縣四年置南州六年改

白州至京師六千七百一十五里州縣皆因傳白江為名

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

破其羅城

羅城外城也

李祐拔德州城中將卒三千餘人奔

鎮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

降戶江翻

祐并奏其書諫議大夫

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

惡之矣

好呼到翻
惡烏路翻

及李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萬洪

代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

誅洪取同捷及其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

將陵漢安
德縣地

分安德於將陵故
城置縣唐屬德州

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同捷

篡初
患翻

也乃斬同捷傳首滄景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義同平

章事

考異曰實
錄作庚寅誤

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

初上

元即討同捷至是三年

而柏耆徑入城取為已功諸將疾之爭上

表論列辛卯貶耆為循州司戶

州循州古龍川地隋置循考異曰實錄四月

李祐收德州同捷請降於祐祐疑其詐柏耆請以騎兵三百入滄州祐從之耆徑入滄州收同捷與其家屬赴京

師又詔曰假勢張皇乘險縱恣指揮彈壓奏報蔑聞擅入滄州專殺大將補署逆校潛送兇渠舊傳曰滄德平

諸將害耆邀功爭上表論列上不獲已貶循州司戶新傳曰同捷請降祐使萬洪代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耆以

三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既行謀言王庭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耆遂斬其首以獻諸將疾其功

比奏攢詆文宗不獲已貶耆循州司戶參軍蓋耆張皇邀功則有之然諸將疾之而論奏文宗不得已而貶黜

亦其實也至於賜死則因馬國李祐尋薨壬寅攝魏亮奏其受同捷奴婢絞緇故也

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 六月丙辰詔鎮州四面行

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効順為

達章表

偽翻為于

餘皆勿受

辛酉以史憲誠為兼侍中河

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

李聽本帥義成使兼魏博

分相衛

澶三州以史孝章為節度使

澶時連翻

初李祐聞柏耆殺

萬洪大驚疾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

自盡 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庭湊書請納景州考

異曰按景州本隸橫海蓋因李同捷之亂庭湊據有之同捷既平庭湊懼而復進之也

又奏元志

紹自縊

縊於賜翻又一計翻

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

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

館陶在魏州北四十五里

憲誠竭府庫以治行之

治直翻

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內都

知兵馬使靈武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

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滔出兵擊李聽聽不為備大敗潰

走

考異曰新進滔傳曰進滔下今曰公等既迫我當聽吾令衆唯唯孰殺前使及監軍者疏出之凡斬九

十餘人釋脇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留後按進滔結王庭湊以拒李聽又襲擊聽大破之安能如是

新傳蓋據柳公權德政碑云公謂將士曰既迫以為長當謹而聽承命都將提事者諭之曰害前使與監軍兇

黨籍其姓名仍集之於庭無使漏網卒獲九十三人白
黑既分善惡無誤會衆顯戮共棄咸悅公於是素服而
哭將吏序弔此恐涉溢
美之辭耳今從舊傳
書夜兼行趣淺口

九城志魏州館陶縣有淺

七口鎮趣

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棄之

重直用翻

昭義兵救之

聽僅而得免歸於滑臺

李聽本鎮滑州

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

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復以相

衛澶三州歸之

滄州承喪亂之餘

喪患浪翻

骸骨蔽地城

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癸丑以衛尉卿殷侑為齊

德滄景節度使

是年始以齊州隸橫海

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

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

皆仰給度支

先悉薦翻仰牛向翻

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

年請悉罷度支給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

史言

方鎮得其人則可轉荒殘為富實

王庭湊因隣道微露請服之意壬

申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

徵浙西觀察使李德裕

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會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官

官之助甲戌以宗閔同平章事

上性儉素九月辛巳

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紗縠綾羅

衣於既翻

聽朝之暇惟以書

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嘗著夾羅巾

處昌呂翻著陟畧翻劉昫曰武德已來始有巾子文官名流工平頭小樣者則天時朝貴臣內賜高頭巾子呼

為武家諸王樣中宗景龍四年三月因內宴賜宰臣以下內樣巾子開元已來文官士伍多以紫皂官純為頭

巾平頭巾子相倣為雅製玄宗開元十九年十月賜供奉及諸司長官羅頭巾及官樣巾迄於今服之上

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處仁尚穆宗女新豐公主如此巾

服聽其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 壬辰以李德裕為義

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已慈烏露翻故出之 冬十月丙

辰以李聽為太子少師 路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

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鏘皆奸臣所
為不足法也上以為然於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 十
一月甲午上祀圓丘赦天下四方毋得獻奇巧之物其
織麗布帛皆禁之焚其機杼 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
穎奏南詔入寇元穎以舊相文雅自高杜元穎長慶初相穆宗不
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衣食
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給鈔楚蠻人反以衣食資之
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嗟顛謀大舉入

寇

嗟顧弒君立君遂專南詔之政嗟才何翻

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嗟顧

兵至邊城一無備禦蠻以蜀卒為鄉導

鄉讀日嚮

襲陷雋戎

二州甲辰元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

邛州

邛渠容翻

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入朝

詔發東川興

元荆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發鄂岳襄鄧陳

許等兵繼之

以王智興為忠武節度使

智興自徐徙陳

已

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為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

事嗟顧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

九域志自邛州東至成都二百六十里

庚

戎陷其外郭杜元穎帥衆保牙城以拒之

帥讀曰率考異曰實錄

寇及子城元穎方覺知按實錄十一月丙申元穎奏南詔入寇乙巳秦園清溪關十二月丙辰秦官軍失利蠻陷邛州至此乃云寇及子城元穎方覺知似尤之太過今不取欲遁者數四壬子貶元

穎為邵州刺史 己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為神

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寇

東川入梓州西川

東川節度治梓州

釗兵寡弱不能戰

釗上更當有郭

字蜀本正如

此以書責嗟顛嗟顛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

兵報之耳與釗修好而退

好呼到翻

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

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

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徃徃赴江流尸塞江而下

塞恚則翻

嗟顛自為軍殿

殿丁練翻

及大度水嗟顛謂蜀人曰此南吾

境也聽汝哭別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

南詔工巧埒於蜀中

埒龍輒翻等也

嗟顛遣使上表稱蠻比修

職貢

毗比翻

豈敢犯邊正以杜元穎不恤軍士怨苦元穎

競為鄉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帥

帥所類翻

誅之不遂無以慰

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馬詔董

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中使以國信賜嵯顛

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 戊子立

子永為魯王 李宗閔引薦牛僧孺卒外以僧孺為兵

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排擯

也擯斥也稍稍逐之 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

救之事見上卷興元兵少山南西道節度治興元府節度使李絳募兵千

人赴之未至蠻退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興元兵有常額詔新

募兵悉罷之二月乙卯絳悉召新軍諭以詔旨而遣之

仍賜以廩麥皆怏怏而退

怏於兩翻

往辭監軍監軍楊叔元

素惡絳不奉已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

牙

惡烏露翻趨七喻翻節度使所居為使宅治事之所為使牙使疏吏翻

絳方與僚佐宴

不為備走登北城或勸縋而出

縋馳偽翻

絳曰吾為元帥豈

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

可苟免牙將王景延與賊力戰死絳存約及觀察判官

薛齊皆為亂兵所害賊遂屠絳家

叔元考異曰新傳曰楊叔元素疾絳遣人迎

說軍士曰將收募直而還為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鯁城可以免絳不從遂遇害實錄絳召諸卒以詔旨諭而遣之發廩麥以賞衆皆怏怏而退出壘門衆有請辭監軍者而監軍楊叔元貪財怙寵素怨絳之不奉已與絳為隙久矣至是因以賞薄激之散卒遂作亂今從之 戊午叔

元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庚申以尚書右丞溫造為

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時三省官上疏共論李絳之寃諫

議大夫孔敏行具呈叔元激怒亂兵上始悟 三月已

亥朔以刑部尚書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

貢及互市先志薦翻所過恐其為變常嚴兵迎送防衛之公

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

將單騎迎勞於境

勞力到翻

至則大闢牙門受其禮謁暢感

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馳獵無所侵擾陁北沙陀素驍勇

沙陀保神武川在陁嶺之北陁音刑

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

酋長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使居雲

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與諸酋長入謁公綽與之宴執

宜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

寬言徐而理當

首應由翻長知兩翻邪讀曰耶當耶浪翻

福祿人也執宜母

妻入見公綽使夫人與之飲酒饋遺之

見賢通翻遺唯李翻

執宜

感恩為之盡力

為于偽翻

塞下舊有廢府十一

舊書作廢柵當從之蓋考

之唐志雲朔塞下無十一府也

執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

是雜虜不敢犯塞

雜虜謂退渾回鶻韃靼奚室韋之屬

溫造行至褒城

褒城漢褒中縣唐屬興元府九域志褒城在府西北四十五里

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

蠻歸造密與之謀誅亂者以其兵八百人為牙隊五百

人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已卯造視事饗將士於牙門

造曰吾欲問新軍去留之意宜悉使來前既勞問

勞力到翻

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圍之既合唱殺

團既合唱聲曰殺衆應聲

而進殺之

新軍八百餘人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

囚之其手殺絳者斬之百段餘皆斬首投尸漢水以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死事者具事以聞已丑流楊叔元

於康州

康州漢端溪縣地武德四年置南康州貞觀十二年去南字至京師五千七百五十里

癸卯加淮南節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為荊南節度使

奚寇幽州夏四月丁未盧龍節度使李載義擊破之

辛酉擒其王茹羯以獻

羯居列國

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

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平章軍國重事者平

章大事不復煩以細務與同平章事之官不同考異曰寶歷二年度入相時猶守司空自後未嘗遷官至此

實錄直言司徒裴度按制辭云遷秩上公式是殊寵又云宜其首贊機衡弘敷教典蓋此時方遷司徒實錄先

云司徒裴度誤也

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

疾損猶言疾減也

上患宦

者彊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

澄尤專橫

橫尸孟翻

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

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

欲以漸去其威權偏上者偏音逼

上以

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尚書右丞七月癸未以

申錫同平章事

疑則勿任任則勿疑文宗為負
宋申錫矣為申錫貶逐張本

初裴

度征淮西

謂元和討吳
元濟時也

秦李宗閔為觀察判官由是漸

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九月壬午以度

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

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為西川節度

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

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

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問

蜀自清溪關則
南入南詔踰西

山則西達吐蕃間古蒐翻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易以

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

詔入寇之路

塞悉則翻下同斷音短

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

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

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

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乂見二百二

十四卷代宗永泰元年張肱之逐張延賞見二百二十九卷皆鎮

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

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怵懼

許拱翻

德裕奏乞鄭滑五百

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

破膽不堪征伐

戰勝之威士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正謂此也

芮翻若北兵

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

寇以來已自增兵歸者蠻寇已逼元穎始募市人為兵

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

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

復扶又翻

此外皆元穎舊兵也

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

一夫當關萬夫莫前前人所以言蜀之險也

以

為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

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為之開通

勿郎豐琶兩林皆東蠻也為子偽翻

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迤

邐接黎州

九域志黎州南至大度河一百里宋白曰黎州古沉黎地迤以爾翻邐力紙翻

以大

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

吐蕃

遺唯李翻

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

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

堂謂

政事堂案文案也

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

憲法也敗補邁翻

朝

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是歲勃海宣王仁秀卒子新德早死孫彛震立改元咸和

五年春正月丁巳賜滄齊節度名義昌軍

張孝忠以程日華為滄州

刺史朱滔之亂滄定隔絕日華以滄州自通於朝廷貞元三年以日華為橫海軍節度領滄景二州元和十三年王承宗獻德棣二州而橫海軍領滄景德棣四州長慶元年省景州明年復領景州太和元年增領齊州明年以棣州隸淄青平盧節度又明年罷橫海節度更置齊德節度尋平李同捷得滄州更號滄齊德節度是年賜號義昌軍
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勅使宴於毬場

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噪作亂載義與子正

元奔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史張慶初

宋白曰幽州南至莫州二百八

里十上名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

有劉總斃獻其地

事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

朝廷費錢八十萬

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

敬宗寶曆二年李載義得范陽事見上卷

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

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

功

平滄景見上三年

且事朝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為太保

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為盧龍留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

治也

治直之翻下同

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

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

子以統之

自師長而工至天子則所謂師長者近民之官也長知丈翻

天子之於

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扶弱撫服而懲違禁暴

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

率循

也從順也一曰相率而從工之令也

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詩大雅棧樸之

辭
載義藩屏大臣屏必郭翻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

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其土田爵位授之
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
上何為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
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
之道哉

新羅王彥昇卒子景徽立 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
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

瑞孚索翻 考異曰按舊瑞傳去年七月為京兆尹乃崔瑗也鄭注
十二月遷左丞故申錫得罪時京兆尹乃崔瑗也

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

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戌守澄奏之

上以為信然甚怒漳王固工之所忌因其所忌而讒間之此宋申錫之所以不免於罪也

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

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與議其事以馬存亮定張韶之難及

爭宋申錫之事觀之則溫公之取存亮固不特一事也飛龍使掌飛龍廐守澄乃止是日旬

休謂一月三旬遇旬則下直而休沐謂之旬休今謂之旬假是也遣中使悉召宰相至

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錫知獲罪望延英以

笏扣頭而退

按閣本大明宮園中書省與延英殿其間僅隔殿中外院殿中內院耳

宰相

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

眙丑史翻

上命守澄捕

豆盧著所告十六宅宮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事王

師文等於禁中鞠之

親事常在左右者令宰執侍從猶有親事官

師文亡命

三月庚子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

冤者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

付外廷覈實

鞠於禁中故曰內獄

由是獄稍緩正雅翊之子也

王翊

見德宗紀

晏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結

異日之知獄成壬寅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

臣面詢之午際

午際方交午漏初刻非正午時也

左常侍崔玄亮給事

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廬鈞舒元褒蔣係裴休

韋溫等復請對於延英

復扶又翻下同

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

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屢遣之出不退玄亮叩頭流涕

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

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

今申錫已為宰相假使如所謀復欲何求申錫殆不至

此鄭注恐覆案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癸卯貶漳

王湊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存亮即日請致仕

存亮之上更有一馬字姓名較明白按馬存亮自以知
宋申錫之冤而不能救惡王守澄之橫而不能退即日

乞身致仕雖宦者
而有古人之風
玄亮磁州人質通五世孫王通見一

卷隋文帝仁壽
三年號文中子
係父之子
蔣父見二百三十五
卷德宗貞元十三年
元褒江

州人也晏敬則等生死及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

於貶所
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楊志誠為幽州節度使 五月辛丑上以太廟兩室破

漏踰年不葺罰將作監支度判官宗正卿俸

將作監掌土木工匠

度支掌支調宗正卿掌太廟齋郎宗廟不修故皆罰俸俸扶用翻

亟命中使帥工徒輟

禁中營繕之材以葺之

帥讀曰率

左補闕韋溫諫以為國家

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為墮曠

墮讀曰隳

宜黜其人更擇能者

代之

更工衡翻

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憂軫所切即委內臣

是以宗廟為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為虛設也上善其言

即追止中使命有司葺之 丙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

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

索山客翻前年寇蜀所掠者也

得四千人

而還

考異曰德裕西南備邊錄曰南詔以所虜男女五千二百六十四人歸於我舊傳曰又遣人入南

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餘人復歸成都按實錄云約四千人今從之

秋八月戊

寅以陝號觀察使崔郾為鄂岳觀察使

陝式冉翻郾於臆翻

鄂岳

地囊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荆漢之會

處昌呂翻

土多羣盜剽

行舟

剽匹妙翻

無老幼必盡殺乃已郾至訓卒治兵作蒙衝

追討

蒙衝戰船也治直之翻

歲中悉誅之郾在陝以寬仁為治

治直

史翻下同

或經月不答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

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

俗慄狡為奸

慄匹
妙翻

非用威刑不能致治

治直
吏翻

政貴知變

蓋謂此也

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

從來終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

餘人

簡選也
去羌呂翻

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其心

復扶
少詩

照翻

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

參倉舍
間厠也

轉

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

臣今取工於別道以治之無不堅利

治直
之翻

九月吐蕃維

州副使悉怛謀請降

怛當割翻

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行

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

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韋

臯沒身恨不能致者也

德宗之時韋臯屢出兵攻維州不能取

事下尚書

省集百官議

下戶嫁翻

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

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

兵

凡毗至翻好呼到翻

考異曰舊僧孺傳載僧孺語曰今吐蕃論董勃纔還劉元鼎未至按穆宗實錄長

慶二年八月大理卿劉元鼎使吐蕃回文宗實錄太和六年三月吐蕃遣論董勃藏入見不言元鼎再奉使杜

牧僧孺墓誌亦無董勃等名蓋舊傳誤也

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

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

原州蕭關縣有蔚茹水水西即白草軍蔚紆勿翻

上平

凉阪

上時掌翻阪音反

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

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

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况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

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

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為武宗朝

李德裕追論維州事張本

冬十月戊寅李德裕奏南詔寇雋州陷

三縣

雋音
龍

六年春正月壬子詔以水旱降繫囚羣臣上尊號曰太

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補闕韋溫上疏以為今水旱為災

恐非崇飾徽稱之時

稱尺
證翻

上善之辭不受 三月辛丑

以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兼侍中充忠武節度使以邠寧

節度使李聽為武寧節度使 回鶻昭禮可汗為其下

所殺從子胡特勒立

從才用翻
三月回鶻

李義節等將駝馬到且

報可汗二月二十七日薨已冊親
弟薩特勒廢朝三日令從新傳

李聽之前鎮武寧

也有蒼頭為牙將

考新傳書李聽前此未嘗鎮武寧切意此蒼頭蓋從聽兄愿素鎮武寧遂

得為牙將也

至是聽先遣親吏至徐州慰勞將士勞力到翻蒼頭

不欲聽復來說軍士

復扶又翻說式芮翻

殺其親吏鬻食之聽懼

以疾固辭辛酉以前忠武節度使高弼為武寧節度使

夏五月甲辰李德裕奏修邛峽關及移雋州理臺登

城

邛峽關或作邛峽關誤也邛峽關在雅州榮經縣所謂邛峽九折坂王尊叱馭處也祝穆曰邛峽關在雋

州北九十里雋州先治越雋縣宋白曰越雋漢邛都地臺登漢旄牛地李心傳曰邛峽關近榮經去黎州六十

里

秋七月原王達薨

達代宗子

冬十月甲子立魯王永

為太子初上以晉王普敬宗長子性謹愿欲以為嗣會

薨

晉王普太和二年薨見上卷

上痛惜之故久不議建儲至是始行

之十一月乙卯以荆南節度使段文昌為西川節度

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

數所角翻為于偽翻

縛

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

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踈之

尤者以為愆過也踈者情不相親也

僧孺

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

等亦有意於此乎

責其尸位素餐無佐理興化之心

僧孺對曰太平無

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

至理猶言至治

也

亦謂小康

康安也

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

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罷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邪佞黜遠禮

修樂舉刑清政平奸宄消伏

完音軌

兵革偃戢諸侯順

附四夷懷服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閭

寺專權脇君於內弗能遠也

遠于願翻

藩鎮阻兵陵慢于

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

起詰

言翻

軍旅歲興賦歛日急

歛力瞻翻

骨血縱橫於原野

縱子容翻

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

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

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按書周命旦夕承弼厥辟本不專指

宰相溫公取翊輔之義遂以為宰相之任又公以進退之道責牛僧孺亦有見於後之竊位盜名如僧孺

者治直吏翻

珍王誠薨

新書誠作誠誠德宗子也

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

朝

丁未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

宗閔與德裕有隙

事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

及德裕還自西川

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

杜悰

沮在呂翻悰但宗翻

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

非以大戎乎

兵部掌戎政尚書其長也故悰隱語謂之大戎

宗閔曰然何以相

救悰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

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慊慊

慊苦筆翻慊慊

不快之意

若使之知舉必喜矣

知舉知貢舉也

宗閔默然有間曰

如問

字

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

不讀曰否

宗閔曰此

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為訪

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

李宗閔蓋居靖安坊因以稱之如後劉崇

望居光德坊呼為光德劉公之類

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

曰此大門官

唐制大朝會御史大夫帥其屬正百官之班序遲明列於兩觀故以為大門官小

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

重直龍翻

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

卿謀之

復扶又翻

事遂中止

牛僧孺患失之心重李德裕進取之心銳所謂楚則失矣齊亦

未為得也

虞卿汝士之從弟也

楊汝士見二百四十
一卷穆宗長慶元年

七年春正月甲午加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同平章事遣

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

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心輕朝廷

史曰考異曰補國
曰文宗朝劉

從

諫朝覲渥澤甚厚自謂河朔近無比倫頗矜臣節文武百辟盡湊其門從諫廣行金帛賂諸權要求登台席

人情多可相國李公固言獨無一言從諫欲市其歡玉不可染欲諛其意冰不可穿門館不敢導其誠懇遇休

假謁於私第投誠慝懇至於再三相公正色謂曰僕射先君以東平之功鎮潞二十餘年及即世之後僕射擅

領戎務生邀朝命朝廷以先君勲績不絕賞延任居藩閫位劇南宮豈是恩澤降於等倫欲以何事效忠報國

僕射若請邊陲一鎮大展籌謀拓境復疆乃為勲業朝廷豈不以衮職之重命賞封功臣區區躁求一何容易某比謂僕射英雄忠義首冠蕃臣今求佩相印擁節旄榮歸舊藩亦河朔尋常倔彊之臣所措履也忠節安在深為解體從諫巽然喑口無辭再拜趨出然從諫厚賂臣旬日間果以本官加平章事遽辭歸鎮宰相餞於郵亭李相公謂曰相公少年昌盛勉報國恩幸望保家勿殃後嗣從諫以笏扣頭灑淚而辭及至本鎮謂從事將校曰昨者入覲闕庭遍觀朝德唯李公峻直貞明凜然可懼真社稷之重臣也按固言此年未為相其說妄也

今從實錄

故歸而益驕

為劉從諫倔彊張本

徐州承王智興之後士

卒驕悖節度使高瑀不能制

悖蒲妹翻又蒲沒翻異曰杜牧工崔相公書曰

高僕射寬厚聞名不能治軍事舉動汗流拜于堂下此蓋文士筆快耳未必然也

上以為憂甲

寅以嶺南節度使崔珙為武寧節度使珙至鎮寬猛適

宜徐人安之珙珙之弟也

崔珙見上五年珙居疎翻

二月癸亥加

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進

奏官徐廸

徐廸盧龍進奏官也宋白曰大歷十二年正月勅諸道先置工部留後便宜並改充諸道

都知進奏官

詣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改僕

射為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為美勅使往恐不得出

晉宋以來

以吏部尚書為大尚書諸部尚書莫敢比焉唐諸藩進奏官豈不知之徐廸敢詣宰相出是言者直以下陵上

替無所忌憚耳勅使不得出言必將拘留之也

辭氣甚慢宰相不以為意丙

成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
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為朋黨時給事中楊虞
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
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
撓有司為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撓奴

高翻又奴巧翻為于偽翻惡烏路翻

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

其所不悅者

昔人有評牛李事者謂德裕以燕伐燕有味乎其言也

初左散騎常

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謚

李吉甫薨有司謚曰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駁其太優憲

宗以是貶仲方賜諡曰忠懿宋白曰唐制諸執事官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身亡者佐吏錄行狀申考功責歷任勘校下太常寺擬諡訖復申考功都堂集省官議定然後奏聞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諡先生諡及德裕為相仲方稱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神至翻

方為賓客分司 楊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魏寶

義并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

唐中世已後凡藩鎮加官

率遣中使奉命謂之官告使焦奉鸞以賜春衣尹士恭以送兩蕃使者同時至幽州故皆為所留

甲午

遣牙將王文頴來謝恩并讓官丙申復以告身并批答

賜之

自唐以來凡讓官者皆有批答不允復扶又翻下同

文頴不受而去 和王

綺薨

綺順宗子

庚戌以楊虞卿為常州刺史張元夫為汝

州刺史

唐以隋毗陵郡置常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四十三里隋置伊州於襄城郡後改汝州京師東

九百八十二里

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

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

謂給舍

事申中書舍人

宗閔失色丁巳以蕭澣為鄭州刺史

鄭州至京師千一百

里

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汨沒密

施合句祿毗伽彰信可汗 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節

度使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

掠

先悉
薦翻

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

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以固舅

甥之好

唐公主出嫁回鶻與為
舅甥之國好呼到翻

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

將軍不戢部曲使為侵盜

踐慈演翻
戢疾立翻

載義亦得殺之勿

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

暢畏服不敢犯令壬申以工部尚書鄭覃為御史大

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

惡烏露翻
數所角翻

奏罷其侍

講

覃自工部侍郎進尚書
皆兼翰林侍講學士

上從容謂宰相曰

從于
客翻

殷侑

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

不由宰相進擬出宣命而除之

宗閔謂樞

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

子

上即位至是八年矣

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

愀七小翻

乙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同平章事充山

南西道節度使 秋七月壬寅以右僕射王涯同平章

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宣武節度使楊元卿有疾朝

廷議除代李德裕請徙劉從諫於宣武因拔出上黨不
使與山東連結上以為未可癸丑以左僕射李程為宣
武節度使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

綰議進士試論議不試詩賦

楊綰議見二百二十卷代宗廣德元年

德裕

又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

事見二百九卷睿宗景雲元年難乃旦翻

自

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議皆以為幽閉骨肉虧傷

人倫邇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

處昌呂翻雖

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

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

事並見前紀

陛下誠因冊太子

制書聽宗室年高屬疎者出閣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

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

去羌呂翻

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

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

今以次出閣授緊望州刺史上佐

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諸都督護

府外以近畿同華岐蒲為四輔鄭陝汴懷衛絳為六雄
宋亳滑許汝晉洛魏魏相為十望又有十緊其後入緊
望者浸多凡商寧青汾貝趙襄常宣皆望州也蔡徐鄆
楚鄂彭蜀為緊州不及十數又以汝魏鄭汴魏洋蘇為

雄蓋升雄望者既多所以繁不及十

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

出閭而適人使有配偶

進士停試詩賦諸王出閭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射

考異曰舊傳曰朝廷納

裴度言務以舍垢下詔諭之因再遣使加尚書右僕射按此時度為襄陽節度使舊傳恐誤今從實錄仍

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

驚五到翻而朝廷

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畧以為國家自天

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

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

齊李正己梁李靈曜蔡李希烈吳氏

被皮義翻

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

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
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為國家始
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

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

唐承隋制開十六衛改左右翊衛曰左右

衛府左右翊騎衛曰左右翊衛府左右屯衛曰左右威衛府左右禦衛曰左右領軍衛府左右備身曰領左右

府唯左右武衛府左右監門府左右候衛府仍隋不改顯慶五年改左右府曰左右千牛府龍朔二年左右衛

府驍衛府武衛府皆省府字左右威衛曰左右武威左右領軍衛曰左右戎衛左右候衛曰左右金吾衛左右

監門府曰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府曰左右奉宸衛後
復曰左右千牛衛咸亨元年復改左右戎衛曰領軍衛
武后光宅元年改左右驍衛曰左右武威衛左右武衛
曰左右鷹揚衛左右威衛曰左右豹韜衛左右領軍衛
曰左右玉鈐衛唐初十六衛置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
將軍各二人從三品貞元二年十六衛各置上將軍一
人從二品雖設官而無兵
可掌故當時以為無謂
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武

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

諸府每府折衝都尉一人上府正四品工

中府從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下左右果毅都尉各一
人上府從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五六品下以

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

內也富貴恩澤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

散者分散之散

舍者居舍之舍

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

將府

治直之翻將即亮翻

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

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

帥所類翻下同

及其居外也緣部之

兵被檄乃來

被皮義翻

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驍暴交猝豈暇

異畧

驍即飄字猝昨沒翻

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

此所謂實天下

之大命也

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

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算神術也

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

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剋

字書無剋字今

以類求之

音楚浪翻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

尾大中乾

乾音干

成燕偏重

謂成安祿山偏重之勢也燕於賢翻

而天下掀

然根萌燼然七聖旰食

七聖謂肅代德順憲穆敬

求欲除之且不能

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為

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

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

也弊復為甚

將即亮翻復扶又翻下同

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

幽陰

謂負倚官行貨賂以進取也

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

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

彊傑懷勃者則撓削法制

撓奴教翻

不使縛已斬族忠

良不使違已力一勢便固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

泥當作

昵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

郡謂

都謂

四履所治指為別館

左傳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

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注云履所踐履之界

或一夫不幸

而壽則憂割生人畧市天下

市作答

是以天下兵亂不

息齊人乾耗

乾音干

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

旨其誰原而復之乎

太宗文皇帝

又作戰論以為河北視天

下猶珠璣也

言河北不資天下所產以為富

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

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

息生也

便於馳敵

是以出則勝處則饒

處昌呂翻

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

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

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馮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

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他

使是二支兵去矣

河東太原之全軍盟津河陽軍滑臺義成軍大梁宣武軍彭城武寧軍東

平天平軍盟讀曰孟塞音悉則翻

六鎮之師歟數三億低首仰給

仰牛向翻

橫拱不為

橫拱者言橫其兩肱拱立而事其帥他無所為也

則汭淮已北循河

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

矣

才能之才即纔字漢書作財後人從省便又去貝作才

咸陽西北戎夷大屯

謂自

咸陽西北列大屯以防戎夷也

盡剋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

啖徒濫翻

是

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

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

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

殿寄大臣謂受殿邦之寄者牧蓋謂當時節度

使也詩米菽殿天子之邦毛氏注云殿鎮也音丁練翻

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

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

荷下可翻仰食縣官則挾干

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

小裨謂裨將操七刀翻

以虜壯為幸

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常多此不責實料食

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

賞或一日再賜或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

戰勝則奏

凱歌而還書品謂書其官品也還音旋

爵命極矣田宮廣矣

田宮猶言田宅也

金

繒溢矣

繒慈陵翻

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於我矣此厚

賞之過其敗三也

焉於虞翻

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

來刺邦而去

跳身而去謂

逃至京師也刺邦

回視刀鋸

氣色甚安一歲未更

更衡工

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

立壇墀之

上謂復登大將之壇也

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

恩臣勅使迭來揮之

恩臣亦指官官之怙恩者

堂然將陳殷然將鼓

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

陳讀曰陣麗力知翻偃月魚麗皆陣

名偃月陳中軍偃居其中張兩角向前左傳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承彌縫

三軍萬夫環旋

翔羊愧駭之間

翔羊猶云徜徉徘徊也愧呼廣翻

虜騎乘之遂取吾之

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

戈洒掃垢汙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又作守論以為

今之議皆曰夫倔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

倔渠翻

彊其兩翻銜策所以馭馬

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

撓奴巧翻又火高翻

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

豢養也擾馴也順也拂讀曰拂

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

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歷貞元之間適以此為

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

以法度於是閭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

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

之凡賞功者錄其功而加之封爵無功而覬聘不來几

杖扶之言不朝者賜之杖以安其心逆息虜肩皇子嬪之息子也

北蕃將之子裝緣采飾無不備之緣以絹翻是以地益廣兵

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倡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劃呼

麥翻又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

王盟詛自立

詛莊助翻

恬淡不畏走兵四畧以飽其志者也

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

謂朱滔王武俊

田悅李納相立為王李希烈李錡劉闢繼亂也和戶卧翻

其餘混瀕軒囂

瀕戶翻

欲相

效者徃徃而是運遭孝武

謂憲宗

宵旰不忘

宵宵衣也謂未明求衣也

旰旰食也謂日旰而食也

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

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

周秦之郊謂河南關內也

大抵生

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

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

也大厯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

爭

區區之有謂朝廷爵命塞悉則翻

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

幾居於翻掉徒弔翻

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

經常也

愚見為

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厯貞元守邦之術永戒

之哉又注孫子為之序以為兵者刑也

大刑用甲兵

刑者政

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

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

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粗暴異人人不比數嗚

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

也

記曲禮之言

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

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

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

將即亮翻

漢祖言指蹤

者人也

指蹤謂指示獸蹤此與漢書因文取義小不同

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

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

也

魏溫公取杜牧此語則其平時講明相業可以見矣

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

依倚王守澄權勢燠灼上深惡之

惡烏露翻

九月丙寅侍御

史李欵閤內奏彈注內通勅使外連朝士兩地往來

兩地

謂往來南牙北司間也
使疏吏翻朝直遙翻

卜射財賄書伏夜動干竊化權

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

上時

掌

守澄匿注於右軍

王守澄時為右軍中尉故得以匿注

左軍中尉韋元

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

惡烏露翻

左軍將李弘楚

說元素曰

說式芮翻

鄭注奸猾無雙卵驚不除

驚苦角翻烏子未出者

使成羽翼必為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

中尉意詐為有疾召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

側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

史伺相翻

中尉因見上叩頭請

罪具言其奸楊王必助中尉進言

楊王謂楊承和王踐言也

況中尉

有翼戴之功

元和未穆宗立韋元素亦以預有定策之功矣

豈以除奸而獲罪

乎元素以為然召之注至獲屈鼠伏

獲鳥郭翻易大傳曰尺蠖之屈以求

伸也爾雅注蠖行若今以指步尺屈而後伸

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

諦聽怠倦

諦都計翻審也

弘楚詞伺再三元素不顧以金帛厚

遺注而遣之

詞火迴翻又翻正翻遺唯季翻

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

斷必不免他日之禍矣

斷丁亂翻為元素為注所去張本

因解軍職去

頃之疽發背卒王涯之為相注有力焉

是必因注以結王守澄也且

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

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

考異曰開成紀事曰五年金吾將軍孟文亮出鎮邠郊

以與注姻懿之故奏為軍司馬路經奉天防遏使御史大夫王從亮薄其為人為人不為之禮注毀從亮於守澄竟為守澄誣構決杖投荒未幾文亮沒罷職還城守澄潛置為軍畫時澤潞劉從諫本欲誅注忌其權勢因辟為節度副使纔至潞州涉旬之間會上乖愈太和七年十一月驛微之赴闕偶遣其時聖體獲愈上悅之自此恩寵漸隆凡臺省府縣軍戎莫不從風七年九月十三日侍御史李欽彈注內通勅使外連朝臣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城社轉回恐為禍胎罪不容誅理合顯戮其鄭注請付有司時

王涯重處台司注之所致又慮守澄黨援遂寢不行注
潛遁軍司矣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曰八年春暮工
對宰相歎天下無名醫便及鄭注精於服食或欲置於
翰林技術院或欲令為左神策判官注目稱衣冠皆不
願此職守澄遂託從諫奏為行軍司馬及赴職宗閔又
自山南令判官楊儉至澤潞與從諫要約令却薦入今
錄實朝野駭歎 甲寅以前忠武節度使王智興為河

中節度使 羣臣以上即位八年未受尊號冬十二月

甲午上尊號曰太和文武仁聖皇帝會有五坊中使薛

季稜自同華還同華同州華州華戶化翻還音旋言閭閻彫弊上歎曰

關中小稔百姓尚爾況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比翻

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帶賞李稜

通天犀帶

也羣臣凡四上表竟不受 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言

於是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注至京

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

甘露之禍胎成矣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注

唐紀六十一

起闕逢攝提格盡彊國大荒落凡四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中

大和八年春正月上疾小瘳丁巳御太和殿

按闕本大明宮圖入

左銀臺門稍北即太和殿又西即清思殿

見近臣然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丙戌宮王紆薨

紆順宗子

紆山於翻

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

上表以為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寬濫

宋申錫事見上卷五年

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斬注而雪

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

考異曰新舊中敏傳皆云六年夏上此疏今

據開成紀事大和權光記皆云八年六月又中敏疏言申錫臨終按申錫去年七月卒若六年則申錫尚在

從開成紀事

郊王經薨

經亦順宗子

初李仲言流象州

事見二百

四十三卷敬宗寶歷元年

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復入相復扶

又翻

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

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見之時仲言

有母服難入禁中乃使衣民服衣於既翻號王山人仲言儀

狀秀偉倜儻尚氣倜儻他歷翻倜儻不羈也史昭曰卓異貌頗工文辭有口

辨多權數上見之大悅以為奇士待遇日隆舊傳李訓

初名仲言居洛中李逢吉為留守思入相訓揣知其意即以奇計動之自言與鄭注善逢吉遣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賂注又曰初注構宋中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杖殺至是以藥稍效始甚遇之獻替記曰先是上惡鄭注極甚嘗謂樞密使曰卿知有善和端公無數京兆尹懦弱不能斃於枯木開成紀事曰訓除名流象州會恩歸於東洛投謁諸處因乏逢吉叱之不顧會鄭注賓副上黨路經東都于道投之廣以古今

義烈披迷衷款注本兇邪趨而附之自此豁然相諾
情契稠疊及注徵赴闕訓隨而到京別第安置注因陳
奏言訓文學優盛無比上納之太和八年三月以布衣
在翰林注之援也甘露記曰訓為人長大美貌口辯無
前常以英雄自任會鄭注介工黨出洛陽訓慨然太息
曰當世操權力者握齷苛細無足與言吾聞鄭注為人
好義而求奇士且通於內官易為因緣乃往說之注見
訓大驚如舊相識遂結為死交及注赴闕請訓行京師
為卜居供給日夕往來乘間奏於上按實錄去年九月
李欵彈鄭注云前邠州行軍司馬今年九月庚申王守
澄宣召鄭注對於浴堂門獻替記八年春暮工對宰臣
歎天下無名醫便及鄭注精於服食或欲置於技術或
欲令為神策判官注皆不願此職守澄遂託從諫奏為
行軍司馬又云去歲春夏李仲言猶喪母已潛入城稱
王山人兩度對於含元殿今年八月十三日欲與諫官
至九月三日鄭注自絳州至便於宣徽對然則訓自去

年已因注謁守澄得見上注今年暮春方從昭義辟然則訓舊與注善去春已入長安見上非注赴昭義時始定交亦非去年十一月微注於潞州又仲言既除服秋非訓隨注到京也今從實錄獻替記

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為諫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

言擢所為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

兩省官皆近侍也

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彼

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

於心本安能悛改邪

著直畧翻悛丑緣翻心本猶言心根也

上曰李逢吉

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姦邪以誤

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

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

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

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為四門助教四門助教從八品

給事中鄭肅韓欽封還敕書欽七翻德裕將出中書謂涯

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即召肅欽謂曰李公適留語令

二閣老不用封敕留語謂將出之時所留下言語也兩省官相呼曰閣老二人即

行下書牘而行下之也行戶稼翻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

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駁比豈復

稟宰相意邪

又復扶翻

二人悵恨而去九月辛亥徵昭義節

度副使鄭注至京師

去年鄭注出佐昭義軍事見上卷

王守澄李仲言

鄭注皆惡李德裕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與德裕

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壬戌詔徵宗閔於興元

惡烏路翻李宗

閔出帥興元見上卷元年興元府至京師一千二百二十三里

冬十月辛巳幽州軍

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李懷件

件疑古翻

推兵馬使史

元忠主留務 庚寅以李宗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

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講學士給事中

高銖鄭肅韓偓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爭

之不能得承嘏晞之孫

晞郭子儀之子

璩德輿之子也

權德輿元和初

為相璩求於翻

乙巳貢院奏進士復試詩賦從之

唐尚書省在朱雀門

北正街之東自占一坊六部附麗其旁省前一坊別有禮部南院即貢院也罷詩賦見上卷上年李德裕罷相

放復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丙午以德裕為兵

部尚書

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自毆擊欲殺之

楊志誠逐

載義見上卷五
年毆烏口翻

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

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問

李載義有平倉景之功將即亮翻

載義母兄葬

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以祭母不許

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薨軍中奉其子都知兵

馬使元達知留後元達改父所為事朝廷禮甚謹史

元忠獻楊志誠所造衮衣及諸僭物丁卯流志誠於嶺

南道殺之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

以德

裕自請留京師也

乙亥復以德裕為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

事

又復扶

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

非其黨則相擠同黨則相

援

援

擠子西翻又子細翻

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

朝廷朋黨難

去羌呂翻下同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

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

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

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

處昌呂翻譽音余好呼到翻惡

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

鳥路翻

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

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

荀卿子之言度徒洛翻量音良

有功

者賞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

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

斷丁

亂翻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已威福潛移於

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

醯酸而蝸集

蝸而銳翻

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

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

所毀譽者為實為誣

譽音余

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

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

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

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驅之使為朋黨

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羣臣之難治

治直之翻

是猶不種

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

乎

溫公此論為熙豐發也

丙子李仲言請改名訓

幽州奏莫州軍亂刺史張元

汎不知所在 十二月己卯以昭義節度副使鄭注為

太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聽于是注詐上

表固辭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賜之不受注史極言鄭奏之姦狀 癸

未以史元忠為盧龍留後考異曰實錄十一月鎮州奏幽州留後史元忠為瀛莫

三軍逐出不知所在後不言元忠復歸幽州而至此有新命蓋因莫州軍亂鎮州承傳聞之誤而奏之耳

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

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守澄帖由政事堂出故謂之堂帖璠

手表 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于是訓注共

薦之自浙西觀察使徵為尚書左丞

王璠之險躁自可
以得禍史言其預

甘露之難亦
有所自來

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 巢公湊

薨追贈齊王

漳王湊敗巢公
事見上卷五年

鄭注上言秦地有災宜

興役以禳之辛卯發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曲江及昆

明池

雍錄唐曲江本秦隄州至漢為樂遊苑基地最高
四望寬敞隋營京城宇文愷以其地在京城東南

隅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為居人坊巷而鑿為池以厭
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故隋世遂從城外包之
入城為芙蓉池且為芙蓉園也漢武帝時池周回六里
餘唐周七里占地三千頃又加展拓矣其地在城東南

昇道坊龍華寺之南昆明池漢武帝所鑿在長安西南
周回四十里三輔故事曰池周三百二十頃長安志曰
今為民田夫既可以為民田則非有水之地矣然則漢
於何取水也長安志引水經曰交水西至石碣武帝穿
昆明池所造有石闌堰在縣西南三十二里則昆明之
周三百餘頃者用此堰之水也昆明基高故其下流尚
可壅激以為都城之用於是並城疏別三派城內外皆
賴之此池仍在括地志曰豐鎬二水皆已堰入昆明池
無復流派括地志作於太宗之世則唐初仍自壅堰不
廢至文宗而猶嘗加濬也然則圖經之作當在文宗後
故竭而為田也

三月冀王綵薨

綵順宗子

丙辰以史元忠為盧

龍節度使

初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傳母杜仲

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

浙西

呂博母女師也處昌呂翻離力智翻

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

德裕自浙西徵

見工卷三年鎮蜀見四年宋申錫事見五年繫年差殊當考

至是左丞王璠戶部侍

郎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

召宰相及璠漢鄭注等面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

曰德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

四月以德裕為賓客分司 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

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員外郎李欵自代曰加

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欵之誠乃事君而盡節

欵奏見

上卷上年考異記曰時論或云歎外沽直名而陰事
注按歎彈注之文皆訐其隱隱豈有於人如此而能陰

與之合乎此皆當時庸人見注時人皆哂之笑不壞
舉歎自代遂有此疑耳今不取顏為哂

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充鎮海節度使趣之

赴鎮

趣讀曰促

不得面辭坐救李德裕故也

考異曰舊隋傳曰德裕貶袁

州長史隋不署奏狀始為鄭注所忌出鎮浙西按實錄隋出鎮在德裕貶前四日今不取

初京兆

尹河南賈餗

餗蘇谷翻

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於李

宗閔鄭注上已賜百官宴於曲江

古者上巳正用三月之上巳日自魏以後

但用三月三日不復用已唐貞元間置三令節使百官選勝行樂三月三日其一也

故事尹於外

門下馬揖御史餽恃其貴勢乘馬直入殿中侍御史楊
儉蘇特與之爭餽罵曰黃面兒敢爾坐罰俸餽耻之求
出詔以為浙西觀察使尚未行戍戍以餽為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 庚子制以鄒日上初得疾謂七年冬也 王涯呼

李德裕奔問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徵逋懸錢三
十萬緡百姓愁困敗德裕袁州長史 初宋申錫獲臯

事見上
卷五年

宦官益橫

橫戶孟翻

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

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

揣初委
翻數所

翻角上見其才辨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

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

官為已任

考異曰舊傳以為工出易義以示羣臣之時已與訓有誅宦官之謀按補國史云許康

佐進新注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工問閻弒吳子餘祭事康佐託以春秋義與臣窮究未精不敢容易解陳後

工以問李仲言仲言乃精為工言之工曰朕左右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仲言曰陛下留意於未萌臣

願遵聖謀實錄今年四月癸亥許康佐進纂集左氏傳三十卷五月乙巳朔以御集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宣

付史館然則工與訓謀誅宦官必在此際矣然文宗與訓語時宦官必盈左右恐亦未敢班班顯言如補國史

也所云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

烜當割翻一作烜况遠翻

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

積遺唯翻

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工

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興寧仇士良有功

興寧

漢龍川縣地江左置興寧縣唐屬循州

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工

謀

偽為翻

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為

左神策中尉

出韋元素以士良代之

守澄不悅

戊辰以左丞王

璠為戶部尚書判度支

京城訛言鄭注為上合金丹

合音

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上聞而惡之

惡烏路翻下同

鄭注

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搆之云此語出於虞卿

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獄

下戶嫁翻

注求為兩省官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

楊虞卿上怒叱出之壬寅貶明州刺史

明州後漢鄭縣地唐開元二十

六年置明州京師東南四三百里

左神策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

和王踐言居中用事與王守澄爭權不叶李訓鄭注因之出承和於西川元素於淮南踐言於河東皆為監軍

秋七月甲辰貶楊虞卿虔州司馬

虔州漢贛縣晉置南康郡隋為

虔州京師東南
四千一百七十里

庚戌作紫雲樓於曲江

紫雲樓在曲江之南海經

喪亂頽圯不修今再作之

辛亥以御史大夫李固言為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李訓鄭注為上畫太平之策

偽為于

以為當先

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畧如指諸掌上以

為信然寵任日隆初李宗閔為吏部侍郎因駙馬都尉

沈議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得為相

議宜寄翻宋若

憲妙妹皆善屬文德宗召入宮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

及貶明州鄭注發其事壬

子再貶處州長史

代宗大曆十四年改括州為處州京師東南四千二百七十八里

著

作郎分司舒元與與李訓善訓用事召為右司郎中兼

侍御史知雜鞠楊虞卿獄

唐制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知雜

癸

丑擢為御史中丞元與元褒之兄也

舒元褒見上卷五年

貶吏部

侍郎李漢為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瀚為遂州刺史

汾州

漢文帝封代王都中都即其地去京師一千二百六里遂州本漢德陽縣之舊壘東晉置遂寧郡後周置遂州

去京師二千三百二十九里

皆坐李宗閔之黨是時李訓鄭注連逐

三相

三相李德裕路隋李宗閔

威震天下於是生平絲恩髮怨無不

報者李訓奏僧尼猥多耗蠹公私丁已詔所在試僧

尼誦經不中格者皆勒歸俗

中竹仲翻

禁置寺及私度人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

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

壞音怪

癸亥貶甘封州司馬

異曰考

舊傳曰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與既作相注亦采入中書甘昌言於朝云云貶封州按是時元與未作相舊傳

誤也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為相事竟寢甲子以國子

博士李訓為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侍講學士貶左

金吾大將軍沈議為邵州刺史八月丙子又貶李宗閔

潮州司戶賜宋若憲死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為工部

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

處昌呂翻

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珣曰卿知有鄭注乎亦嘗與之言乎對曰臣豈特

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為人其人奸邪陛下寵之恐無益

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珣江州刺

史再貶沈議柳州司戶

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

丙申詔以

楊承和庇護宋申錫韋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裕

中外連結受其賂遺

遺唯李翻

承和可驩州安置元素可象

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錮送

錮送者枷錮而防送之象州至

京師四千九百八十九里恩州至京師六十五百里

楊虞卿李漢蕭澣為朋黨之

首貶虞卿虔州司戶漢汾州司馬澣遂州司馬尋遣使

追賜承和元素踐言死

韋元素卒如李弘楚之言

時崔潭峻已卒亦

剖棺鞭尸已亥以前廬州刺史羅立言為司農少卿立

言賊吏以賂結鄭注而得之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

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嘗出

郊送李宗閔壬寅貶元裕閬州刺史

閬州古巴子國秦為閬中縣西魏為

隆州唐先天中避諱改閬州元裕士廉之六世孫也高士

廉長孫無忌之舅事高祖太宗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為二李

之黨惡烏路翻二李謂德裕宗閔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洵洵

上亦知之訓注恐為人所搖九月癸卯朔勸上下詔應

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

皆不問人情稍安鹽鐵使王涯奏改江淮嶺南茶法

增其稅德宗貞元九年稅茶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長慶

元年鹽鐵使王播奏茶稅一百增之五十今又改法而增其稅愈重矣庚申以鳳翔節

度使李聽為忠武節度使代杜悰 憲宗之崩也人皆

言宦官陳弘志所為

見二百四十五年

時弘志為山南東

道監軍李訓為上謀召之至青泥驛

訓為子偽翻青泥驛在峽關南

癸

亥封杖殺之

考異曰舊傳曰李訓既東權衡即謀誅內暨陳弘慶自元和末貲弑逆之名遣入

封杖決殺按此時李訓未為相今從實錄

鄭注求為鳳翔節度使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為山南西道節

度使

考異曰宋敏求宣宗實錄曰固言性狷急無重望時訓注用事雖相之中實惡與宗閔為黨乃出

為與元節度按固言鍛鍊楊虞卿獄宗閔由是罷相而固言代之豈得為宗閔黨也今從開成紀事

注為

鳳翔節度使

考異曰開成紀事注引舒元與李訓俱擢相庭注自詣宰臣李固言求鳳翔節度

使固言剛勁不許惟王涯賈餗贊從其事九月二十五日紀事誤今從實錄

李訓雖因注得

進及執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執以誅宦官故

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

才望之士為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

節度副使也

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

遠敗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辛子恤翻

戊辰以右神策

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王守澄為左右神策

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

唐因隋制置十六衛以十二衛統諸府之兵曰左右衛曰

左右驍騎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領軍衛曰左右候衛至開元間府兵之法寢壞乃募彊騎十二萬分隸十二衛每衛萬人其後洊更喪亂十二衛之軍無復承平之舊

李訓鄭注為上謀

以虛名尊守澄寶奪之權也

為于偽翻下同

已已以御史中

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興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

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為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仍命

訓二三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興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

則為之彈擊

惡鳥路翻

由是得為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裕

多朋黨以賈餗及元興皆孤寒新進

餗少孤客江淮間元興地寒不與士

齒故擢為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入期年致位宰相

期讀

曰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

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

諸將見訓皆震懼迎拜叩首

懼之涉翻

壬申以刑部郎中兼

御史知雜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訓

注得進李聽自恃勲舊不禮於鄭注注代聽鎮鳳翔

先遣牙將丹駿至軍中慰勞

丹姓駿名姓譜丹朱之後勞力到翻

誣奏聽

在鎮貪虐冬十月乙亥以聽為太子太保分司復以杜

棕為忠武節度使鄭注每自負經濟之畧上問以富人

之術注無以對乃請權茶於是以王涯兼權茶使

權古岳翻

涯知不可而不敢違人甚苦之鄭注欲收僧尼之譽

固請罷沙汰從之

是年七月李訓乞沙汰僧尼

李訓鄭注密言於

上請除王守澄卒已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

好呼

到贈楊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

注事見二百二十三卷穆宗長慶三

年訓事見

卒謀而殺之

卒子恤翻

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

工八年

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畧盡矣乙酉鄭注赴鎮

庾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餘如

故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

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為當路所

軋

軋朝直遙翻
軋乙轄翻

置之散地

散悉但翻

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

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

見其橫甚

橫戶孟翻

知將敗矣

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

行餘為邠寧節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

載義兼侍中丁巳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為河東節

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

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

襄邑王神符淮安王

神通之弟

已未以太府卿韓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

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楮懷其斧以為親

兵

楮蒲項翻白楮猶言白楸也

是月戊辰王守澄葬於瀝水

雍錄瀝水

藍田縣境之西稍北行至白鹿原西即趨京城王守澄蓋葬於白鹿原西南

注奏請入護葬

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瀝水送

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

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為

名多募壯士為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

先悉
薦翻

已而并注去之

去荒
呂翻

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

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興

謀之他人皆莫之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

約不報平安

唐制凡朝皇帝既升御座金
吾將軍奏左右廂內外平安

奏稱左金吾

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臣通門奏訖

言夜中聞奏禁門
已扃於隔門遞入

以奏也

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

帥讀曰訓元輿率下同

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

紫宸內殿也含元前殿也上欲往觀甘露故百官自紫宸退而出立班於含元殿以左右金吾仗在含元殿前

左右也

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

軟輿蓋以綢褥積而為之下施欄令人舉

之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

還

還音旋又如字

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

布

考異曰按訓與韓約共謀詐為甘露而自言非真瑞者蓋欲使宦官盡往金吾覆視因伏兵誅之耳故

二十二日令狐楚所草制書亦云允渠仍請共覆視今從實錄

恐天下稱賀上曰豈有

是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

帥讀

曰率

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

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

鳳門外訓已先使入召之令入受敕獨東兵入

河東兵也東上

逸河字

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

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為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

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

士良叱之關不得上

關門牡也上時掌翻下來上同

士良等奔詣上告

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

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

決殿後果愚疾趨北出

唐宮殿中果愚以絲為之狀如網以捍燕雀非如漢宮闕之果

愚也今諸宦者能決之而出則可知矣程大昌曰果愚者鏤木為之其中疏通可以透明或為方空或為連鎖其狀扶疏故曰果愚讀如浮思猶曰髮髻也因其形似而想其拳狀自可見矣果愚之名既立於是隨其所施而附著以為之名其在宮闕則為闕工果愚臣朝於君至闕下復思所奏是也在陵垣則為陵工果愚王莽所去陵上果愚而曰使人無復思漢者是也却而求之上古則禮記疏屏亦其物也疏者刻為雲氣而中空玲瓏也又有網戶刻為連文通為緡屬其形如網也宋玉曰網戶朱緡刻方連是也既曰刻則是雕木為之其狀如

網耳後人因此遂有直織絲網而張之簷窻以護禽雀者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不愚而去是真網也此又沿放楚辭而施網焉者也元微之謂承旨時詩曰藥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浴殿曉開天語後步廊騎馬笑相隨自注云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對歌於此予按網索乃是無壁或有窻處以索掛網遮護飛雀故云網索猶掛鈴之索為鈴索也宋元獻喜子京召還為學士詩曰網索軒窻遠鑾坡羽衛重用微之句也若並今世俗語求之則門屏鏤明格子其制與青鎖同類顧所施之地不同而名亦隨異耳訓攀輿

呼曰

呼火故翻

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

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

邏郎佐翻

李孝本帥御

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

從才用翻

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

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迤邐入宣政門

迤邐爾翻迤邐力爾翻宣政

門宣政殿門也

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者郝志榮奮拳毆其

胷偃於地

郝丑之翻毆馬口翻偃者偃仰而仆也

乘輿既入門隨闔宦者

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

之

衣於既翻

走馬而出揚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

疑王涯賈餗舒元興還中書相謂曰上且開延英召吾

屬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

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

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

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討賊

復扶又翻帥讀曰率

王涯等將會食

諸宰相每日會食於政事堂

吏白有兵自內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

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捕

賊黨

索下客翻下同

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

千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

元輿易服單騎出安化門

安化門長安南面西頭第一門

禁兵追擒之

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涯時年七十

餘被以桎梏掠治不勝苦

被皮義翻桎梏日翻梏古沃翻掠音亮治直之翻勝音升

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王璠歸長興里

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

河東節度之兵也

神策將至門呼曰王

涯等謀反欲起尚書為相魚護軍令致意

魚弘志時為左神策護軍

中尉將即亮翻

璠喜出見之將趨賀再三

將即亮翻

璠知見紹涕泣

而行至左軍見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為見引涯曰五

弟昔為京兆尹不漏言於王守澄

王涯第二十一王璠第五漏言事見工卷五

年

豈有今日邪璠俛首不言又收羅立言於太平里及

涯等親屬奴婢皆入兩軍繫之戶部員外郎李元舉訓

之再從弟也訓實與之無恩亦執而殺之故嶺南節度

使胡証家鉅富

証音正

禁兵利其財託以搜賈餼入其家

執其子澁殺之

澁音殷

又入左常侍羅讓詹事渾鐵翰林

學士黎埴等家

左常侍左散騎常侍也鐵火外翻

掠其貲財掃地無遺

鐵城之子也坊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

剽匹
妙翻

互相攻劫塵埃蔽天癸亥百官入朝

逢朝直
翻

日出始

開建福門

建福門在大明宮丹鳳門之右

惟聽以從者一人自隨

從才
翻

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尚未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

百官無復班列

新書儀衛志曰朝日殿上設黼衣黼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

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列文武班於兩觀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堂輒道以涖之平明傳點畢內門開監察御史領百官入夾堦監門校尉二人執門籍曰唱籍既視籍曰在入畢而止次門亦如之序班於通乾觀象門南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門文班自東門而入武班自西門而入至閣門亦如之夾堦校尉十人同唱入畢而止宰相兩省官對班於香案前百官班於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涖於鼓鍾樓下先一品班次二品班

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品班次每班尚書省官為首武班供奉者立於橫街之北次十牛中郎將次十牛將軍次過狀中郎將一人次接狀中郎將一人次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將一人次排階中郎將一人次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次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凡殿中省監少監尚夜舍尚輦奉御分左右隨繖扇而立東宮官居上臺之次王府官又次之唯三太三少賓客庶子王傅隨本品侍中奏外辦皇帝步出西序門索扇扇合皇帝升御座扇開左右留扇各三左右金吾將軍一人奏左右廂內外平安通事舍人贊宰相兩省官再拜升殿朝罷皇帝步入東序門觀此可以知甘露之亂蕩無朝儀矣

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不來仇

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召左僕射

令狐楚右僕射鄭軍等升殿示之上悲憤不自勝

勝音升

謂楚等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因

命楚軍留宿中書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叔

王涯賈餗反事浮汎

其叙事浮汎蓋以王涯等非實反也

仇士良等不悅

由是不得為相時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

楊鎮新遂良等各將五百人分屯通衢

新居

擊鼓以警

之斬十餘人然後定賈餗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

逃素服乘驢詣興安門自言我宰相賈餗也為奸人所

污

興安門大明宮南面西來第一門汚烏攷翻

可送我詣兩軍門者執送西

軍

西軍右神策軍也在大明宮西內苑中

李孝本改衣綠

衣於既翻

猶服金帶

以帽障面單騎奔鳳翔

欲依鄭注也

至咸陽西追擒之甲子

以右僕射鄭軍同平章事李訓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

投之宗密欲剃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訓出山

刺他計翻山即

謂終南山

將奔鳳翔為盤屋鎮遏使宋楚所擒

盤屋音舟室

械送

京師至昆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謂送者曰得我

則富貴矣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為所奪不若取我首

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乙丑以戶部侍郎判度支

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李載義復舊

任

王璠得罪故
載義復舊任

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

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

興李孝本獻於廟社拘於兩市

唐太廟在朱雀街東第一街之東北來第二坊

太社在街西第一街之西北來第二坊兩市長安城中東市西市也

命百官臨視腰斬於

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

穉無遺

穉直利翻

妻女不死者沒為官婢百姓觀者怨王涯

權茶或詬詈或投瓦礫擊之

詬許候翻又古候翻
詈力智翻礫郎狄翻

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餽有文學聲名初不知訓注之

謀橫罹覆族之禍

孟橫戶翻

臣獨以為不然夫顛危不扶

焉用彼相

論語載孔子之言焉於虔翻

涯餽安高位飽重祿訓注

小人窮奸究險

究極也

力取將相涯餽與之比肩不以

為恥國家危殆不以為憂偷合苟容日復一日

復扶又翻

自謂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

禍則奸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剭

易曰

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凶剭音屋剭者誅殺不

於市周制誅大臣適甸師謂之剭折而設翻

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王涯有再從弟沐

從才用翻

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為相跨

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

殊落莫

落冷落也莫薄也落莫唐人常語

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

嬖卑

義翻又博計翻

涯許以微官旬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

造七到翻

及涯家被收

被皮義翻

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與有

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與愛之從元與者十年一旦忽以

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

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

族守謙獨免

王沐之并命躁之禍也舒守謙之幸免應之餘福也禍福之應天豈與哉

是日

以令狐楚為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京

兆尹

考異曰實錄乙丑閤門使馬元贇已宣授仲方京兆尹至此又言者蓋當時止是口宣至此乃降

敕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

光葉見聞錄

曰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入翰林因寓直之夕二更以來有中使宣召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堂宇華煥簾幕俱垂見左右二廣燃蠟而坐謂慎由曰上不豫來已數日兼自登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中旨命學士草廢立令慎由大驚曰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列在搢紳長行兄弟甥姪僅三百人一旦聞此覆族之言

寧死不取承命況聖工高明之德覆於八荒豈可輕議
二廣默然無以為對良久故後戶引慎由至一小殿見
文宗坐於殿上二廣徑登階而疏文宗過惡上唯俛首
又曰不為此物木枕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街談以好
物為物木枕仍戒慎由曰事泄即是此措大也於是二
廣自執炬送慎由出還殿門復令中使送至本院慎由
尋以疾出翰林遂金膝其事付肩故肩切於勸絕北司
者由此也誅北司後肩方彰其事新傳曰慎由記其事
藏箱枕間將沒以授其子肩故肩惡中官終討除之按
舊傳崔慎由大中初始入朝為右拾遺員外郎知制誥
文宗時未為翰林學士蓋崔肩欲重宦
官之罪而誣之新傳承皮錄之誤也
上不豫知初王

守澄惡宦者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

劉英訓等

惡烏路翻似先姓
義逸名訓直嚴翻

李訓鄭注因之遣分詣鹽

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夏尹雅翻命翰林學士顧

師邕為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

行

六道即謂鹽靈夏涇原振武鳳翔也

丙寅以師邕為矯詔下御史獄下

據

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

宋白曰扶風縣本漢

美陽縣地今京兆府武功縣北美陽故城是也隋開皇十六年於今岐陽縣置岐山縣武德三年分岐山縣於

園川城置園川縣貞觀八年改扶風縣九扶風令韓遼

域志鳳翔府東至扶風八十里先悉薦翻知其謀不供具攜印及吏卒奔武功注知訓已敗復還

鳳翔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令取

注仲清惶惑不知所為押牙李叔和說仲清曰叔和為

公以好名注

說式簡翻為于偽翻好如字以好名之言示之以無惡意也

屏其從兵

於坐取之

屏必郭翻又畢正翻從才用翻坐徂卧翻

事立定矣仲清從之伏

甲以待注注恃其兵衛遂詣仲清叔和稍引其從兵享

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既啜茶

啜樞悅翻飲也

叔和抽刀斬注

因閉外門悉誅其親兵乃出密敕宣示將士遂滅注家

并殺副使錢可復節度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掌

書記盧弘茂等及其枝黨死者千餘人可復徽之子

錢徽

見二百四十一卷

穆宗長慶元年 簡能綸之子

盧綸與吉仲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

緯夏侯審李端皆以詩齊名號大歷十才子

傑俛之弟也

蕭俛事憲穆位至宰相史言錢可復

等皆名家子以託身非人併命

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奪注官爵令

鄰道按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奕為鳳翔節度

使戊辰夜張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獻

據實錄甲

子以傳注首而開成紀事二十六日方下詔削官爵云鄭注初誅京師尚未知李潛用乙卯記亦云丁卯張仲

清誘注而殺之與開成紀事同但開成紀事注傳云二十六日奏朝覲恐誤乙卯記注庚申日覲十九日也至

扶風聞訓敗乃還似近之實錄恐太在前新本紀云戊辰張仲清殺注今不書日以傳疑梟於興安

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詔將士討賊有功及

娼隊者官爵賜賚各有差

娼則角翻

右神策軍獲韓約於崇

義坊已已斬之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

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

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

引訓注折宰相

折之舌翻

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

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時中書惟

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

宰相召募從人

分扶問翻從才用翻下導從同

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

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奸罔

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故

事以金吾卒導從足矣

從才用翻

其兩道所獻衣糧並乞停

寢從之十二月壬申朔顏師邕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儋都

甘翻儋州漢儋耳郡至京師七千四百四十二里商山即商嶺也所謂繞雷七盤是也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

患此路之險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里廻山取塗人不病涉謂之偏路行旅便之

權茶使

令狐楚奏罷權茶從之

王涯誅乃罷權茶

度支奏籍鄭注家

貨得絹百餘萬匹他物稱是

稱尺證翻

庚辰上問宰相坊市

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寒冽特甚

比毗至翻

蓋刑殺太

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

周親孔安國曰周至也

其餘

殆不足問時宦官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

瓜葛有所

附麗言非至親或羣從中表相附麗以叙親好若瓜葛然

或暫蒙獎引者誅貶不已

故二相言之李訓鄭注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追

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

殺之癸未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

金光門長安城西西北來第二

門
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縱子容翻塵埃四起

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鞬而乘馬者鞬勿

發翻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

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屬之欲翻

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

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

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典

唐都城三重外一重名京城內一重名皇城又內一重名宮城亦名子城左金吾大將軍陳

君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

大明宮城南面五門望仙門在丹鳳門之左帥讀曰率

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

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皂

衣於既翻皂在早翻

持弓刀

北望見皇城門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

再亂矣

剽匹妙翻幾居衣翻

時兩省官應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

訣 甲申敕罷修曲江亭館

以鄭注之言而修之注誅乃罷

丁亥詔

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餘一切不問

諸司官雖為所脅從涉於誣誤

誣古賣翻又戶卦翻

皆赦之他人

無得相告言及相恐惕見亡匿者勿復追捕

惕許葛翻見賢遍翻

復扶又翻

三日內各聽自歸本司時禁軍暴橫

橫戶孟翻

京兆尹

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

勝音升

出為華州刺史

華戶化翻

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常詣李石第聞石方

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

覘丑廉翻

云有神策

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

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趨

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

閣本大明宮圖下馬橋在建福門北

元賞至則已解衣跽之矣

跽其几翻

其黨訴于仇士良士良

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

屬之行欲翻

當繼至遂杖殺之

考異曰開成紀事以祕書少監王會為京兆尹按薛元賞已為京兆尹

紀事誤

乃白服見士良

白服即待罪之素服

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

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

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

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為國惜法

為于偽翻

元賞已囚服

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

酒與元賞歡飲而罷初武元衡之死詔出內庫弓矢陌

刀給金吾仗使衛從宰相

事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年從才用翻

至建

福門而退至是悉罷之

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仇

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可

南牙

十六衛之兵至此雖名存實亡然以北軍衛南牙則外朝亦將聽命於北司既素太宗之紀綱又增宦官之勢

焰故馮定言其不可

乃止定宿之弟也

馮宿穆宗長慶初知制誥

二月癸未

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

事為文令人以文害事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

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

荷下可翻

咸欲保身

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為救死

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異

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

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

剽匹妙翻 橫尸孟翻

流血千門

漢武帝起建章宮度

為千門萬戶後世

遂謂宮門為千門 僵尸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恫疑

恫音通痛

也又勅

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拏戮

否音鄙拏音奴

子也擊我
我及子也

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為陞

下心腹外為陞下藩垣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

申加從諫檢校司徒

天德軍奏吐谷渾三千帳詣豐

州降

三月壬寅以袁州長史李德裕為滁州刺史

袁州

漢宜春縣地隋置袁州京師東南三千
五百八十里滁州二千五百六十四里

左僕射令狐

楚從容奏王涯等既伏辜

從千容翻

其家夷滅遺骨棄捐請

官為收瘞以順陽和之氣

為于偽翻瘞於計翻月令孟
春掩骼理胔以死氣逆生也

工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於城西各賜衣

一襲

考異曰開成紀事云京兆尹薛元賞仇士良潛使於城西張村葬涯等七人今從新傳

人發之棄骨於渭水

丁未皇城留守郭皎

按舊制車駕行幸則

京城置留守今天子在東京而皇城置留守當考觀下奏則知置皇城留守宦官之意也

奏諸司儀

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

軍器使即軍器庫使內諸司使之一也

遇立

仗別給儀刀從之

儀刀以木為之以銀裝之具刀之儀而已

劉從諫復遣

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

讓檢校司徒復扶又翻

稱臣之所陳繫國

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

湔則前翻

不可聽則賞典不宜

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

荷下可翻

因暴揚仇士良

等罪惡辛酉上召見楚長慰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

戶橫

孟翻

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

李石粗能秉政

粗坐伍翻

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強夏四月

乙卯以潮州司戶李宗閔為衡州司馬凡李訓指為李

德裕宗閔黨者稍收復之

淄王協薨

協憲宗子

甲午以

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固言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左

僕射令狐楚代之戊戌上與宰相從容論詩之工拙

從千容翻

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

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後代
辭人之詩華而不實無補於事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
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史言鄭覃能守經學以輔其君

覃篤於經術

上甚重之 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

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

有猜阻

復扶又翻

人情恟怛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乙丑

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為召士良等出

為于

偽翻

上及石等共諭釋之使無疑懼然後事解 閏月乙

酉以太子太保分司李聽為河中節度使上嘗歎曰付

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

散蘇
早翻

惟聽為可以然乙未

李固言薦崔球為起居舍人鄭覃再三以為不可上曰
公事勿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

右軍右
神策軍

上取之入宮秋七月

右拾遺魏謩上疏以為陛下不邇聲色屢出宮女以配
鰥夫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

已

唐內諸司有教坊使
莊宅使皆宦者為之

又召李孝本女入宮不避宗姓

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宋弘猶

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

光武時宋弘為大司空嘗讌見御座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

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

陛下豈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上即出孝

本女

考異曰實錄上云取孝本女二人入內下魏謩疏云取孝本次女一人入內所以如此不同者蓋

孝本二女皆籍沒在右軍先取長女入內擢謩為補闕

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髻鬢孤露

髻于卿翻

觀小兒垂髮也亂初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

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辭以賞之暮

徵之五世孫也

魏徵以直事太宗

鄜坊節度使蕭洪詐稱太

后弟

事見二百四十三年

事覺八月甲辰流驪州於道賜死

趙縝呂璋等皆流嶺南

縝止忍翻

初李訓知洪之詐洪懼辟

訓兄仲京置幕府先是自神策軍出為節度使者軍中

皆資其行裝至鎮三倍償之有自左軍出鎮鄜坊

左軍左神

策未償而死者軍中徵之於洪洪恃訓之勢不與又徵

於死者之子洪教其子遮宰相自言訓判絕之仇士良

由是恨洪太后有異母弟在閩中孱弱不能自達

孱弱不能自達
山翻

有閩人蕭本從之得其內外族諱因士良進達於上且

發洪之詐洪由是得罪上以本為真太后弟戊申擢為

右贊善大夫 九月丁丑李石為上言宋申錫忠直

為

偽

翻為讒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既而

流涕泣然

俛美辨翻俯也泣胡犬翻

曰茲事朕久知其誤奸人逼我

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

謂渾王湊也幾居衣翻

况申錫僅全

腰領耳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曷

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寃矣

謂漢昭帝知燕蓋工官之詐也

鄭軍李固言

亦共言其寃工深痛恨有慙色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

以其子慎微為成固尉

成固縣屬興元府

李石用金部員外

郎韓益判度支按

按與案同文案也句斷

益坐贓三千餘緡繫獄

石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

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

易以卿豉翻

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

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冬十一月丁巳貶益梧州司

戶

梧州因蒼梧郡而名至京師五千五百里好呼到翻効戶槩翻又戶得翻

上自甘露之

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十減六七

樂音洛史昭曰鞠以皮為

之今通謂之毬

雖宴享音伎雜還盈庭

還達合翻

未嘗解顏閒居或

徘徊眺望

眺它弔翻

或獨語歎息壬午上於延英謂宰相曰

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

速成

為理猶言為治也

上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李石曰方今

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

為善甲申上復謂宰相曰

又復扶翻

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

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

也 有司以左臧積弊日久

臧但浪翻

請行檢勘且言官典

罪在赦前者請宥之上許之既而果得繒帛妄稱漬污

者

漬疾智翻
污烏故翻

敕赦之給事中狄兼謩封還敕書曰官典

犯賊理不可赦上諭之曰有司請檢之初朕既許之矣

與其失信寧失罪人卿能奉職朕甚嘉之 十二月庚

戌以華州刺史盧鈞為嶺南節度使李石言於上曰盧

鈞除嶺南朝士皆相賀以為嶺南富饒之地近歲皆厚

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撓朝權撓奴巧翻又奴教翻陛下亦宜

有以褒之庶幾內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從之鈞至

鎮以清惠著名 已未淑王縱薨縱順宗子

二年春二月己未上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疎朕聞竇易

直為相竇易直為相於長慶寶曆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

棄之是亦不為至公也 均王緯薨緯順宗子 三月有彗

星出於張彗祥歲翻又旋長八丈餘長直亮翻壬申詔撤樂

減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 夏四月甲辰上對中書

舍人翰林學士兼侍書柳公權於便殿

柳公權先除翰林侍書學士今

以翰林學士兼侍書

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

澣戶管翻衆皆

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

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

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

諫議

杜佑通典曰中書舍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得比

以卿有諍臣風采

須屈卿為之乙巳以公權為諫議大夫餘如故 戊戌

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陳夷行同平章事 六月河陽

軍亂節度使李泳奔懷州軍士焚府署殺泳二子大掠

數日乃止泳長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得方鎮所至恃

所交結貪殘不法其下不堪命故作亂丁未貶泳澧州

長史

澧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九十三里澧音禮

戊申以左金吾將軍李執

方為河陽節度使 秋七月癸亥振武奏党項三百餘

帳剽掠逃去

剽匹妙翻下同

給事中韋溫為太子侍讀晨詣

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曰太子當鷄鳴而起問安視膳

記文王之為世子，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食工必在視寒暖之節。史佚曰：「熟食曰饗，具食曰膳。」膳膳之為言善也。不宜專事晏安，太子不能用其言。

為太子不

今終溫乃辭侍讀，卒未罷守本官。

考異曰：舊傳曰：兼太子侍讀，每晨至少。

陽院午見太子溫，云：「太子不能行，其言溫稱疾，上不悅，改太常少卿。」未幾，拜給事中。按溫已為給事中，乃兼太子侍讀，舊傳誤。今從新傳。振武突厥百五十帳叛，剽掠營田戍。

寅節度使劉沔擊破之。八月庚戌，以昭儀王氏為德

妃，昭容楊氏為賢妃。

唐因隋制，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為夫人正一品。

立敬

宗之子休復為梁主執中為襄王言楊為杞王成美為

陳王癸丑立皇子宗儉為蔣王

蔣古國名左傳凡蔣邢茅昨祭

河陽軍

士既逐李泳日相扇欲為亂九月李執方索得首亂者

七十餘人

客索山翻

悉斬之餘黨分隸外鎮然後定冬十

月國子監石經成

劉昫曰時工好文鄭覃以宰臣判國子祭酒休後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

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工又令翰林勒字官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

為燕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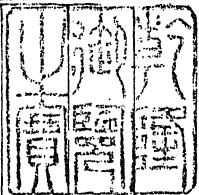
福建秦晉江百姓蕭弘稱太后族人

晉江故晉安郡晉安

縣地吳置東安縣晉改曰晉安隋改曰南安開元八年分南安置晉江縣帶泉州

詔御史臺按

之戊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同平章事充
西川節度使甲寅御史臺奏蕭弘詐妄詔遞歸鄉里
今所過給食而遞之也不之罪冀得其真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五